

● 于鸣镛 那春光

图书馆的生产性质

图书馆到底属于“非生产部门”、“消费部门”,还是“生产部门”?这个问题绝非名词之争,而是关系到图书馆工作的性质和精神生产社会地位的大问题,很有必要搞明白。

图书馆同其它社会部门一样属于生产部门,具有生产性质。为证明这一点,必须从弄清生产的涵义开始。

一、社会生产包括三部分:物质资料的生产、精神产品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

以往人们普遍认为,所谓生产,就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什么生产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是对生产的一种狭义理解。其实,生产是一个多义的概念,它包括相当丰富的内容,具有多种多样的方式。

生产是一个社会范畴。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进行的社会的生产”。^[1]离开社会,就不可能有生产。凡是在社会中有目的的、有成果的劳动,都属于生产活动,具有生产性质。

生产又是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不断增强,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概念也就必然扩大。随着历史过程的不断推进,生产亦将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域。

生产也是一个经济范畴。所谓“社会生产”,首先指的是物质生产,因为它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2]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物质生产以外的各种形式的生产,都是以物质生产为前提,并最终回到物质生产中去。

生产还是一个哲学范畴。历史唯物主义所

讲的社会生产是指作为创造人类生活的全面的完整的生产活动,它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而且包括精神产品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三种生产既是相对独立的生产形态,又是统一的有机整体,并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又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生产系统。仅仅把生产理解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因而是不妥当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给予了特别强调的是物质生产,而对精神生产则论述得不够。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他们在与唯心主义做斗争的当时,这样做也是应该的,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好象预见到了后人会提出这种疑问一样。他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作了十分明确的说明:“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应用它了。”^[3]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精神生产论述得不多,但他们在强调物质生产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从广义上对社会生产作出相应的规定。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不仅论述了物质生产,而且对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作了说明,并提出“全面生产”的概念,他们还多次提到“精神生产”、“精神劳动”、“意识生产”、

“艺术生产”、“科学生产”、“精神生产资料”、“精神生产力”、“精神交往”、“精神财富”等等。马克思特别指出,在精神生产中,表现为生产劳动的另一种劳动是生产的“特殊的方式”。

至于说到人类自身的生产,用马克思的话说,是“现实生产承担者的生产”,^[4]它是社会生产的极其重要的内容。没有人类,就将丧失生产劳动的主体,一切社会生产都将不可能发生。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5]“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6]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还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教师、医生、艺术家、诗人、学者等称为“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有科学知识的高级工人”,“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7]。

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它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既不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当今的信息时代,精神生产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部门,知识产业和信息产业对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开始认识到,“精神生产是现代化深刻的社会基础”,“精神生产力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而且相对物质生产力而言,是更深层次的决定因素。”^[8]党的“十二大”一个重大贡献就是第一次科学地调整了三种生产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把两个文明建设作为战略目标,把教育、科学确定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把人类自身生产的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等等,都是符合生产发展规律的。如果今天仍然有人坚持认为除了工农业以外就没有别的生产部门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种观点已大大地落伍于时代。

二、图书馆是一种特殊的生产部门, 当然具有生产性质。

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社会分工产生了许

多社会部门,而每一个社会部门都无一例外地以某种方式从事着某种生产,不从事生产活动的社会部门是不存在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分工的直接后果就是“生产部门的产生”。各社会部门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它们是不是生产部门,而在于它们各自是一种什么样的生产部门;不在于它们是不是从事生产活动,而在于它们是怎样从事生产活动。各个社会部门不是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就是从事精神产品的生产,有的两项兼而有之。退一步说,至少也要从事人类自身的生产,否则,人类既不可能生存,也不可能发展。“工”、“农”是典型的物质生产部门。“交”也是生产部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专门的论述。“兵”也在生产,在战时,它生产“敌人的死亡”(即消费敌人的生命),是人类的“负向生产”;在平时,它搞生产建设,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而且,军队还把老百姓“生产”成战士。“学”则是生产“四有”人才的基地。“商”也在生产,把商品传递给顾客,满足了群众的消费需求。“消费直接是生产,生产直接是消费。”^[9]

一切社会部门都是生产部门,同时又是消费部门。只生产而不消费或只消费而不生产的部门是根本不存在的。物质生产是以物质的消费为前提的,例如一部成品机器的生产就必须以消费掉构成它的物质零件为前提;同样,精神生产也是以人的智力和体力的消耗为条件的。

作为社会一大行业的图书馆当然是生产部门。它既从事物质生产,又从事精神生产。

图书馆从事着物质生产。

图书馆把图书变成了藏书。从出版社、书店或邮局等部门购入的只是图书,经过图书馆员的验收、登记、打号、盖章等系列劳动直到进行分类、编目、入库、排架等工作并进入流通状态后,这些图书就质变为图书馆的藏书。从图书到藏书,不但在位置上而且在形态上也发生了变化,其中已经追加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因而这是一种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的结果就生产出图书馆的半成品(相当于物质生产中的零件)——藏书。

图书馆又把藏书组成了藏书体系。该体系是由各门类、各文种、各类型、各载体文献按一定方式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能较好地满足特定读者的文献需求。从单本藏书到完整的藏书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图书馆员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凝聚了图书馆员大量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很明显,通过单本藏书的消费生产出了藏书体系,就象工厂把许多零件组成一部机器一样,当然是生产活动。如果说藏书是“半成品”的话,那么,藏书体系似可称为图书馆的“初级产品”(相对于二、三次文献而言)。

图书馆员通过借阅把藏书“运输”到消费者——读者手里提供使用,这一活动实质与交通运输业一样,也是一种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特别指出,交通运输业之所以是物质生产部门,是因为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同理,藏书的使用价值只有在藏书的消费(阅读)中才能实现,而藏书被读者阅读这一行为必须在藏书经由图书馆员的“运输”后送到读者手里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图书馆员在把藏书传递给读者的过程中追加了自己的劳动,因而这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物质生产活动。正是这种特殊的物质生产活动才能使图书馆的初级产品得以消费,并使图书馆员与读者通过合作劳动进行知识再生产和读者再生产成为可能。

这种知识再生产和读者再生产即为图书馆所主要从事的精神生产。这是图书馆更高层次的生产。

首先是知识存在形态的改变。知识有两种存在形态,即主观存在形态和客观存在形态。主观存在形态的知识是指人类存在于大脑中的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经验等,亦可称为个体知识。客观存在形态的知识是运用信息符号记录在人体外载体上的知识,亦可称为社会知识。读者通过阅读行为(与馆员合作进行的),能将文献中客观存在形态的知识转化为主观存在形态的知识,即将社会知识转化为个人知识。科学研

究、发明创造等一切精神生产活动都首先是在人的大脑中进行的,将客观存在形态的知识转化成主观存在形态的知识就必然成为知识再生产的一部分。

其次是知识使用价值状态的改变。藏书体系的实质是知识体系。图书馆员与读者的通力合作,即读者阅读行为的实施,使知识的使用价值状态发生变化:藏书中的历史知识变为现实知识;藏书中凝固的知识变为活的知识。藏书中的知识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力量,即变为生产力。很明显这是知识的再生产和深加工。

第三,图书馆员也在利用藏书体系,这也是图书馆初级产品消费的一种方式。这种消费除了具有改变藏书中知识的存在形式和使用价值状态的性质外,还具有更为明显的生产性特点。图书馆员在利用馆藏文献的同时,对某些专题文献进行检索、加工、分析、综合,生成二次、三次文献,二、三次文献本身已经是一种新的知识产品。

此外,图书馆初级产品消费的背后是读者智力、知识、观念和技能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中,消耗了图书馆员和读者的劳动力,消耗了图书,结果生产出了读者的智力,增长了读者的信息量和知识量,可以说是一种读者的再生产。马克思说过,有目的的活动通常称为劳动,有成果的劳动通常称为生产。图书馆员通过自己有目的的活动使读者获得知识、增长才干,成为有用人才,这种有成果的劳动当然是生产,生产出的是读者的智力和知识量,这就读者的再生产。

应当指明的是,在图书馆从事的两种生产当中,主要是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只是精神生产的必要准备和基本保障。

图书馆生产具有特殊性。

说图书馆生产具有特殊性,首先是指它的生产方式具有特殊性:它既参与物质生产,又参与精神生产;它一方面“生产”藏书,一方面又消费藏书,再生产出知识。在图书馆劳动中,生产者的物化(生产出物质产品)和生产物人化(消费物质产品而再生产出人)都得到充分体

现。^[10]图书馆的工作对象是图书,服务对象是读者。图书本身具有双重性,它既是物质的,也是意识的。就其知识、信息的载体来说,它是物质的;就其载体所记录的知识来说,它是经过人脑加工的,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藏书本身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11],这决定了图书馆的生产劳动必然具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双重性。说图书馆生产具有特殊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指这种劳动的双重性。

图书馆生产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它的教育职能上。教育也是一种生产,它能生产出劳动力,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人支出在教育上的东西是微不足道的,凡是工人有这种支出的时候,这种支出都是生产的,因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同样地,读者免费地从图书馆借阅文献而使自己成为“有科学知识的高级工人”,生产出劳动能力,这既是一种精神生产,也是一种人类自身的再生产。

不仅如此,精神生产还有自己的显著特征。关于这一问题,李德顺同志明确指出了两点:

第一,“精神产品的每次享用都同时生产出新的精神状态,带来新的继产品。因此,精神享受的过程在直接意义上也是精神生产的后加工过程。”第二,“精神生产是不可重复性的生产,它每一次生产出的精神产品都新的,独一无二的,而不象物质生产那样,可以有同一型号规格的产品成批生产。”^[12]他还举例说,一本小说,若不是抄袭或翻印,无论作者本人还是他人,都不可能创作出完全一样的第二本来;在读者那里,每人每次阅读都会产生新的感想、印象和作出新的评价。

图书馆生产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其生产价值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或待显性),因而常常被忽视。第一,图书馆价值的实现需要许多条件,从图书的采集开始一直到读者利用,都要花费许多劳动,唯有这些“运输劳动”,才能保证图书馆价值的实现。图书馆的这些劳动节省了读者的相应劳动,从这一角度看,图书馆生产劳动的价值就隐藏在节约了的读者劳动的价值之中。第二,经过采购、验收、登记、分类、编目、加工(如

盖章、打号、贴书标、贴书袋卡、加磁条等)、流通等一系列活动,使图书凝聚了物化的图书馆员的劳动,增加了图书的价值。然而很多人只注重图书内容的不变性,认为图书馆对图书只起“中介”作用,忽视了图书馆生产的价值。第三,图书馆读者工作部门为人找书、为书找人,满足读者对文献的需求,把未进入流通过程的图书这种可能消费品变成现实的消费品,从而实现了生产活动。借阅工作更重要的是使图书实现了公共使用和反复使用,即一册图书可以提供很多读者反复阅读,每一个读者都不必去买一册同样的书。图书流通形成的节约,同增加图书生产的产量有着同等的意义。这是隐藏在流通现象背后的。对于这种工作在生产上的意义,许多人是熟视无睹的。第四,节省读者时间,是图书馆工作的目标之一。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把“节省读者时间”作为图书馆五定律之一。图书馆通过阅读指导、编制书目索引、咨询服务等工作,方便读者利用文献,节省读者时间。劳动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节约了读者劳动时间,或者说使读者在一定单位时间内增加了劳动效率,也就是增加了价值。然而很多人对此却视而不见或不屑一顾。图书馆有偿服务开展后,许多服务工作,如机检、查新、情报服务等,开始收取适当报酬,它虽然有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图书馆生产的真实价值,但它已使图书馆生产的价值趋于明显。

现代图书馆直接参与物质生产。使图书馆生产的价值更明显地表现出来。比如辽宁省图书馆,近几年在沈阳市东陵区祝家镇探索深化农业科技服务的途径,以该镇为基点,对万米蘑菇开发、洋姑娘栽培技术等课题,从提供文献、技术服务、现场指导、代购农药、灭害试验,直到产品深加工、销售出口、宣传推广等进行了产前、产中、产后的文献、信息、技术一条龙系列服务。仅洋姑娘一项,使当地农民增加收入350万元。^[13]恐怕无人否定,在这当中包括了图书馆的生产价值。

三、认识图书馆生产性有着重要意义。

图书馆工作是不是具有生产性质是一回

事,人们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这种生产性,则是又一回事。认识是承认的前提,承认是认识的结果。认识并承认图书馆是一种生产部门,具有生产性质,对于正确认识图书馆的社会功能,评价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正确认识、评价一切以精神生产为主的精神生产部门的社会功能、社会价值,提高其社会地位,从而调动其劳动积极性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对此缺少辩证地认识和评价,只看到事物的表象而未能深及事物的内部,常常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把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殊不知,任何一种劳动,哪怕是最简单的劳动都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同时实施,手脑并用,否定了脑力劳动、否定了精神生产、否定了精神生产部门的生产价值,最后也就否定了体力劳动、否定了物质生产、否定了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价值。当我们历史地、辩证地、客观地认识到图书馆乃至一切被认为是:“非生产部门”或“消费部门”的社会部门同样具有生产性质以后,不仅对社会生产有了全新而又全面的理解,并能正确认识、评价、对待这些部门的生产及其社会价值,调动包括图书馆在内的作为社会大生产系统中的一切精神生产部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两个文明建设搞上去。

现在,社会上存在着“知识贬值”、“脑体倒挂”现象。一般来说,知识对人的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你愈是认识它、理解它,它的价值就愈大。知识本身只会“增值”,而不存在“贬值”的问题。所谓“知识贬值”,实际上是对精神生产的社会评价不足。这一问题在图书馆界表现得尤其突出。图书馆员的工资收入不高,社会地位较低,致使馆内人才大量外流,而馆外人才不能内流,结果人员出现断层,甚至发生危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包括图书馆在内的精神生产部门的生产性质不认识或认识不足,因而对其重视不够。如果全社会(首先是图书馆工作人员自己)都能认识

到精神生产在现代社会中处“决定因素”的地位,就能积极贯彻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所制定的路线,向调整三种生产的关系和构建新的生产结构中要高效率、高效益。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丰富的物质财富之上必将盛开绚丽多姿的精神之花。

参考文献

- [1][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5]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 马克思:各种收入及其源泉.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7]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8] 何畏,睿知学发轫.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 [10] 于鸿儒.图书馆活动是一种特殊生产.河北省图书馆学会第二次科学讨论会论文选编.1981
- [11] 吴慰慈,邵巍.图书馆学概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 [12] 李德顺.价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 [13] 苏贵安,李秀品.辽宁省公共图书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实践与思考.图书馆学刊,1991,(4):18

于鸣镛 笔名于无声,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现为大连轻工业学院图书馆副研究员。在49种刊物上发文181篇,出版专著3种,译著1种。通讯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邮编116034。

那春光 笔名阳光,1988年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毕业,现为大连海运学院图书馆阅览部主任。在8种刊物上发文10篇。通讯地址:大连海运学院图书馆,邮编116024。

(来稿时间:1992—06,编发者:刘喜中)

ABSTRACTS IN PUBLICATION

(279~298)

From Empirical Library Science to New-type Library Science — A Comment on the Theoretical Change in the Eighties / Fan Bingsi. — 3~10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has achieved a change from empirical library to a new-type one in the 80s and a radical change has been taken place in the fields of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mode of thinking and method of study, among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that from empirical description to scientific spirit. 22 refs.

Library science — Theoretical chang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 China

G250.9

The Production of Libraries / Yu Mingdi and Na Chunguang. — 11~15

By the time when libraries are going in for materi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they are also carrying out thos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 e. re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d reproduction of users. The productive activities of libraries are of double nature — the material production,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ose activities that produce value as well.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get hold of this point of view for evaluating social functions of libraries. 13 refs.

Library science — Theories

Libraries — Nature

G250-03

The Initiative Contribution of Liang Qichao to the Study of Bibliography and the Scientific Bibliographic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China / Li Wanjian. 16-21

Being a celebrated political activist, thinker and scholar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Liang Qichao was also a bibliognost, an erudite and a man overflowing with talent. Throughout his life, he left to the world a variety of writings covering economic, philosophic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subjects which numbered about 14 million words and more, among which there are more than 10 books on bibliography, such as: Abstracts of Western Books, Bibliographical List of Western Learning, etc. He held that bibliography should serve the social change and make things easy for the users' convenience. He also put emphasis on the bibliographic function of guiding the users to read. His theory of bibliographical classification set a precedent for the scientific system of bibliographical classification in China which has made a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 of China. 24 refs.

Liang Qichao — Appraisals and evaluations

Bibliography — Modern times

G257